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三期

慶祝凌純聲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之四

目 錄

說鵠及海船的相關問題·····	饒宗頤
臺灣的冥婚與過房之原始意義及其社會功能·····	阮昌銳
臺灣農村的媒介人物·····	陳祥水
I-La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	許倬雲
臺東縣海岸羣阿美族的體質·····	余錦泉
中國古代的神秘數字論稿·····	楊希枚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tion into Taiwan·····	陳奇祿
臺灣臺北縣中和鄉建醮祭典·····	劉枝萬
Pa Pao Chün: An 18th Century Irrigation System in Central Taiwan ·····	王崧興
塹的歷史與比較之研究·····	莊本立
親屬類型的數字符號系統·····	劉斌雄
中國傳統價值的穩定與變遷·····	文崇一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春季

臺北·南港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三期

慶祝凌純聲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之四

目 錄

說鵝及海船的相關問題·····	饒宗頤·····	1
臺灣的冥婚與過房之原始意義及其社會功能·····	阮昌銳·····	15
臺灣農村的媒介人物·····	陳祥水·····	39
I-La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	許倬雲·····	51
臺東縣海岸羣阿美族的體質·····	余錦泉·····	73
中國古代的神秘數字論稿·····	楊希枚·····	89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tion into Taiwan·····	陳奇祿·····	119
臺灣臺北縣中和鄉建醮祭典·····	劉枝萬·····	135
Pa Pao Chün: An 18th Century Irrigation System in Central Taiwan ·····	王崧興·····	165
墳的歷史與比較之研究·····	莊本立·····	177
親屬類型的數字符號系統·····	劉斌雄·····	255
中國傳統價值的穩定與變遷·····	文崇一·····	287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春季

臺北 · 南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慶祝凌純聲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之四

第三十三期

本刊年出兩期，全年國內新臺幣八十元，國外美金四元（郵費在內）零售每本新臺幣四元。

Published semi-annually. Foreign subscription: US\$ 4.00 a year.

（特刊售價新臺幣壹佰元）

編輯者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印刷者	精華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長沙街二段七十一號
代售處	大陸雜誌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五號之二、三樓

CHINESE MATERIALS &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

3 Alley 4, Lane 27, Jen Ai Road,
Section 4, Taipei (P.O. Box 22048)

集成圖書公司
香港銅鑼灣怡和街七十四號地下
74 Yee Wo St., Causeway Bay, H. K.
九龍亞皆老街一一一號地下
111 Argyle St., Ground Fl.,
Kowloon, H. K.

東豐書店
東京都澁谷區代代木1丁目35番1號
代代木會館ビル3階、電話 (370) 6766

（翻印、轉載、翻譯，須徵得本刊同意）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春季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四月出版）

說鵠及海船的相關問題

饒宗頤

新嘉坡大學

一、鵠與海船

新加坡的清代石刻木牌題記，上面記着一些船的名目，對於太平洋航海歷史的探討，提供相當重要的資料。碑記上捐款人題名，有的用船舶作為店戶來看待。在拙作星馬華文碑刻繫年的前言中⁽¹⁾，曾略述之云：

“閩有下列諸名：船，如陳合益船，金益順船；鵠，如沈成仁鵠，廣德鵠，瑞騰鵠；雙層，如協利雙層；甲板，如澄源甲坂。以上據道光三十年（1850）天福宮碑。瓊則稱為裝，如沈成泰裝，同利裝史文開，益盛裝黃學弼。以上據光緒庚辰瓊州會館碑”。

天福宮碑所見各鵠字，所从的舟，下無一點，不見於字書。上年陳荆鴻博士來星洲，調查當地文物，與筆者相值，曾詢及鵠字，有何根據，一時不能置答。後來見到更早的道光二十七年（1847）峨嵋（星洲地名）大伯公廟碑，其中一行云‘嗎嘜金長發鵠捐銀伍大員’。其字分明从鳥从舟，方敢確定鵠字亦即鵠，祇是俗寫欠了一點。

鵠字用作船名，已出見於南朝時代。梁書王僧辯傳云：

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于岸挑戰。又以鵠舸千艘並載士，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輒襲，捷過風電。

此事又見通鑑卷164梁紀承聖元年（552），作‘以鵠舸千艘載戰士’。通鑑考異引典略作‘烏鵠舸千艘’⁽²⁾。

(1) 新加坡大學中文學會年刊第十期，又書目季刊第五卷第二期。

(2) 胡三省通鑑注鵠舸云：“蓋今之水哨馬，即其類”。

越人長於水戰，舟師有‘習流’之稱⁽¹⁾。這一傳統，下至六朝，相沿未替，故王僧辯傳的鵠舸，棹手都是越人。宋曾慥類說云：

越人用海鵠于水軍。

老學庵筆記：“建炎中造船四艘海鵠船，長四丈五尺，爲錢三百二十九貫”。格致鏡原戰船門引海物異名記：

越人水戰，有舟名海鵠，急流浴浪不溺。

茅元儀武備志、三才圖會、四庫全書中，都有海鵠圖⁽²⁾，宋時的海鵠，必是梁時鵠舸的演變。從文字學上加以解釋，鵠卽是鵠。說文鳥部：“鵠，鵠鵠也”。又鵠字下注云：“鵠，鵠鵠也”。玉篇鳥部：“鵠，止遙、丁交二切，鵠鵠”。爾雅釋鳥：“鵠鵠、鵠鵠”。舍人注：“鵠鵠一名鵠鵠，今之斑鵠”。張揖廣雅：“鵠鵠，益鵠也”。鳥名的鵠鵠，卽莊子逍遙遊的鵠鵠，經典釋文引崔譔云：“鵠讀爲滑鵠，一名滑雕。”字書像說文把鵠與鵠二字分開解說，單言鵠時，可指鵠鵠，單言鵠時，亦卽指鵠。可見海鵠卽是鵠了。所以稱船爲海鵠者，以其船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鵠之形，舷上左右置浮板，形如鵠的翼翅。（三才圖會四器用）這是以象形來定名，那麼鵠之名鵠，取義亦有同然，故鵠與海鵠應是一物。類篇亦云：“鵠舸，船長貌”。

宋丁度集韻上聲二十九條：“鵠，鵠舸，船長貌”。以前的字書不說鵠是船名，這裏才見鵠舸一詞，乃是采自梁書。玉篇又有舸字，訓‘小船也’。正字通云：“船小而長者鵠舸”顯然是合玉篇的小船及集韻、類篇的‘船長’二義以立訓。許多船名往往是聯綿字，像艚艚、舢舨、舢舨、舢舨之類，越的鵠舸正屬同樣的詞性。安南人稱舟曰 thuyè'n luó'n，依松本說，也許卽是鵠舸，鵠舸可能是古的越語⁽³⁾。

自明以來，戰船的制度，有廣、福之分。鄭若曾的籌海圖編卷十三兵船類，有廣東船及大福船。福船高大如樓，可容百人，底尖上潤，尾設舵樓三重。廣船視福船尤大，且以鐵爲之，福船不過松杉而已⁽⁴⁾。清時行走太平洋的福州帆船，高桅，船頭圓

(1) 吳越春秋徐天祐注。

(2) 各圖均載凌純聲先生：中國古代與印度太平洋兩洋的戈船考（民族學研究所集刊26）。

(3) 松本信廣，東亞民族文化論考 p. 355。

(4) 廣船及福船插圖，見凌純聲先生：中國古代與太平洋區的方舟與樓船（民族學研究所集刊28）。

繪錨首⁽¹⁾。廈門志卷五船政：其桅高蓬大者利於走風，謂之“船仔頭”。各省船隻，本以顏色為識別。雍正五年（1721）從高其倬奏，允開南洋貿易。九年，著各省船塗色，規定福建用綠色，廣東用紅色，浙江用白色。閩船綠色，峨槽大伯公廟及天福宮碑文的錨，是福建人商號航行閩海的船隻，自然是綠頭船了。

新加坡福建人墳山最早團體的恆山亭，有道光丙申年（1836）該亭‘重議規約五條’木牌記，有一段云：

恆山亭之香資，和尙於每月朔望日落坡捐化，而逐年唐船、暹船、安南船、及外州郡舢舨船，雙層船等，平安抵叻者，公議唐船凡漳、泉者，每隻捐香資宋（呂宋）銀四大員。其船中人客募化多寡，隨其發心。如暹船安南船及外州郡之舢舨船，雙層船暨各號等船，不論船之大小，但屬漳、泉者，議定每隻船捐香資宋銀二大員。若屬本坡之船，每年捐化香資一次……。

這裏所見的船名，又有舢舨船、舢舨船等。詳見下章。

二、中國船名與太平洋語系

清洪亮吉在卷施閣文甲集卷三有釋舟一篇，網羅宏富，從語意觀點來看，正是一篇有關船名研究的重要文獻，可惜自來學人甚少注意。友人松本信廣老教授對於船的歷史研治多年，著有‘船名及其傳說’、‘古代之船’、‘論舶’、‘論舢板名義’等文，收入東亞民族文化論考中。松本先生之說有略可補充者，茲述如次：

舶——舶字之出現，御覽七六九引南州異物志外域人名船曰舶，伯希和訂正作‘外域人名舶曰船’。按北堂書鈔引此實作外域人名船曰舩。舶船之名源于蜀，華陽國志記司馬錯率巴、蜀衆十萬，大舶船萬艘，（伐楚）；一切經音義二大舶註云：“音白。埤蒼：大船也，大者長二十丈載六七百人者是也”。華嚴第五十卷船舶註云：“音白。埤蒼舶大船也。通俗文：吳船曰舩，晉船曰舶”埤蒼爲魏張揖所作，通俗文則晉李虔作。（顏氏家訓書證篇引阮孝緒、李虔，初學記亦引李虔通俗文，兩唐志有李虔續通俗文二卷，洪亮吉復臧鋪書辨李虔與伏虔同作通俗文事甚詳。華嚴經此處所引通俗文晉船曰舶，自是李虔而非伏虔。）可見這裏所謂晉船是指晉時的船名，而不是指晉

（1）圖見田汝康：17-19 世紀中葉中國帆船在東南亞洲。

地。

舩艦——三國志吳志呂蒙傳：“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舩艦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入服，晝夜兼行至羽所”。（宋本御覽七七〇引吳志作“舩艦”）張揖廣雅：舩艦，舟也。集韻：舩艦，大舩也。吳楊泉物理論云：“夫工匠經涉河海，爲舩艦以浮大川”。舩艦舩艦與舩艦字通。這一名出現自吳地，南印度 Tamil 語呼船曰 kalam 或 kalan⁽¹⁾。馬來語舟小亦名 kolek，特指獨木舟，可能由 kalan 稍變。舩艦、舩艦和 kalan 語音或者有關係。元阿拉伯人拔都他記當日所有印度和中國間的交通，皆操于中國人之手，中國船舶共分三等，大者曰鎮克（junk），中者曰曹（zao），第三等曰 kakam⁽²⁾，按 junk 卽鯨，曹卽槽，而 kakam 向不知爲何譯名，疑是 Kalam 之轉音。帛蘭——後漢書公孫述傳：“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又造十層赤樓帛蘭船”。章懷太子注：“蓋以帛飾其蘭檻”似乎望文生義。真臘風土記小舟以巨木鑿成槽，兩頭尖無蓬，可載數人，名爲‘皮闌’⁽³⁾。安南話稱船爲 plong, pluk 可能卽是皮闌。梵語 plava- 爲 raft（筏），音亦相近。

八櫓——八櫓一名始于趙宋。（徐玉虎君謂八櫓爲西晉之制，所據爲御覽引義熙起居注：盧循作八櫓船⁽⁴⁾。今按宋本御覽七七〇舟部三艦條引義熙起居注實稱：“盧循新作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宋書卷一武帝紀亦云：“別有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二丈”。洪亮吉釋舟亦同，惟作八槽艦，又引大槽及方槽，加以解釋。是盧循所作者實是‘八槽艦’，不是‘八櫓船’、徐君引誤）。夢梁錄稱大小八櫓或六櫓，每船可載百餘人。祝允明前聞記有大八櫓、二八櫓，又詳東西洋考。老學庵筆記“建炎中平江造戰船，八艚戰船長八丈，爲錢一千一百五十九貫”。亦作八艚，可見八櫓名稱之晚出。馬來語船曰 ‘pěrahu’ 說者或謂是八櫓的對音，恐未確⁽⁵⁾。

舩舩——舩舩船一名，見新加坡恆山亭木牌記。亦作甲板。（玉篇舩，船動貌，字又作舩。廣雅舩，舟也）。孟語船曰 kebang，印尼語曰 kabang 都和舩舩是一音。

(1) 參 S. Singaravelu 氏 Social life of the Tamils. p. 65 Means of transport.

(2) 註釋家或謂 Zao 爲舟之轉音，Kakam 爲貨航之訛。

(3) 古今圖書集成考工典 178 引真臘風土記。

(4) 徐玉虎：鄭和時代航海術語與名詞之詮釋‘八櫓船’條（輔仁大學人文學報第一期 p. 259）。

(5) 日人馬來語辭典認爲 pěrahn = prahn，源於梵語 bahtēra。

舩——楚辭九歌：乘舩船余上沅兮。淮南子俶真訓之越舩蜀艇，舩又作舩，見廣雅、玉篇。又玉篇‘舩，海船也’。緬甸語呼舟曰 lai，泰語曰 lua, l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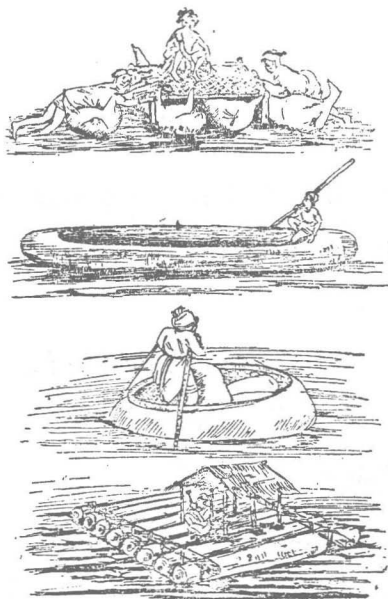
須慮——古越語船曰須慮，松本謂即僂僂語之 s'le⁽¹⁾。

茲將漢語船名，和太平洋各地語言中可比對的，表列如下，以待進一步的研究。

	Th	K	K,p	pl	l	s
太平洋語系	Thuyên-Luo'n	Kalam Kalan Kōlek	Kabang Kebang	plong pluk plava-	lai lu'a long	s'le
古 漢 語	舩舩	舩舩，舩舩	舩舩	帛蘭，皮蘭	舩，舩	須慮

印度人對行船的知識，在 pāṇini 的文法書中所記，有 nau, udavāhana, Kāśikā pañcha nau (五船)、das'a-nau⁽²⁾。

尙有 Bhastra (inflated 膨脹 skins) Piṭaka (coracle) Utsanga (cumba)



TYPES OF BOATS: Bhastrā (inflated skins) Piṭaka (coracle)
Utsanga (cumba) Bharata (float of wood)

(1) 邱新民君改越絕書須慮，謂爲‘須慮’之誤，以‘須慮’當馬來語 Perahu，謂即‘八櫓’，（東南亞古代史地論叢 p. 94）按越絕書不誤。

(2) 有關印度古代船名，參 V. S. Agrawala: India as Known to Pānini pp. 156-157.

Bharata (float of wood) 等。見附圖⁽¹⁾。

按 Bhastīā 乃所謂皮筏，中國記載用革囊渡水的故事頗多。

水經葉榆水注不韋縣(今雲南保山縣)故九隆哀牢之國也。……漢建武二十三年，王遣兵乘革船南下水，攻漢鹿茆民。這些最早乘革船的，乃是哀牢人。北史附國傳：“用皮爲舟而濟”。(附國今四川、青海間)舊唐書女國傳：“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渡。東女國在今昌都地區，此種用皮爲船之習慣，通行於西南。其後元世祖征大理至金沙江乘革囊與棹以渡江”。(元史世祖紀)頗疑此俗先行於印度，西南邊民沿襲之。黃河流域蘭州至今尙以牛羊皮筏爲渡河工具，謂之吹牛皮，顧頡剛詳爲記載⁽²⁾，不知此俗在古印度及阿富汗，古波斯均有之。(此種 floats-of-skin 亦稱 mashkākhuvā，大流士時代 (Darius) 已用之)。

Bharata 卽桴，古謂之箬，中國周秦時習用之。後漢書哀牢夷傳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箬船南下江漢(應作之瀾滄)。李賢注：“箬縛竹木爲箬，以當船也”。水經注作‘革船’。

三、船與考古學

近歲考古發掘及研究，對於船的智識，頗多增益。史語所之戰國水上戰蹟圖像鑑，人所熟知。以中國本土東南及西南各地區而論，有若干新資料，可供討論，茲分域略記於下：

吳 武進淹城遺址，一九五七年發見刀、鏃兩鐵器在泥炭層之下，與幾何形印文陶罐同出，有獨木舟一隻，乃春秋時物。見江蘇省出土文物選集圖97說明，未見附圖。

粵 廣州皇帝崗西漢木槨墓發掘所得。陶船模型船艙左右兩邊各有走道。自前艙至後艙兩側，有木板兩塊，左右對稱。包遵彭在漢代樓船考中曾加以討論。Joseph Needham, 在 Science and China's Influence on the World 中有實物攝影兩張⁽³⁾。

廣州漢代城磚，劃繪樓船形狀。其船頭低尾高，船尾有一大舵，與漢墓陶船相

(1) Coracle 爲一種圓形舟，外面蒙獸皮或油布，Wales, Trcland 有之。參 Hornell, Primitive Types of Water Transport in Asia, F. R. A. S. 1946, pp. 124-141.

(2) 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吹牛拍馬’條，及蘭州皮筏圖。按清黎士弘仁恕堂筆記(古學叢刊本)已言之。

(3) The Legacy of China, p. 294-299, pl. 27.

同。船身左邊，連底艙有多層，爲樓船極重要材料⁽¹⁾。

蜀 四川於一九五四年在巴縣冬筍壩及廣元寶輪院發見數十座船棺葬，以楠木鑿成獨木舟狀，以爲葬具。冬筍壩戈紋所見舟形作形⁽²⁾。

滇 雲南石寨山發見銅器(鼓)殘片，上有划船羽人。棹手排坐船上，頭戴長羽，耳帶圓環，左右兩邊，操槳而進，每排如圖一已不止七人。惜殘缺無法知其棹手總數。

越的鶻舫，兩邊有棹手，可于是圖想像其情狀。附拓本如下⁽³⁾：



圖一 羽人划船銅器殘片(拓片之一約 $\frac{1}{3}$)



圖二 羽人划船銅器殘片(拓片之二約 $\frac{1}{3}$)

古文字學上的舟字，像殷虛甲骨文字中所見舟及从舟之字甚多，和舟字連在一起意義比較明顯的，有‘來舟’(屯乙7203)、『得舟’(綴合123)‘矢(𠂔)舟’(屯乙7746，義是陳舟)“王其𠂔舟于滴”(後編上15, 8)等記載，舟的字形皆作。

四川大學博物館所藏萬縣發見的算子，及小校經閣金文拓本的‘三已算子’，其上

(1) 漢廣州城磚樓船拓本，羅香林先生藏，見凌純聲氏中國古代與太平洋區的方舟與樓船圖版伍。

(2) 馮漢驥：四川古代的船棺葬（考古學報 1958, 2）四川博物館：四川船棺發掘報告 1960。

(3) 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羣出土銅鐵器補遺，文物，1964, 12 p. 44。

都有船紋，其形如下：⁽¹⁾



川大鐔于



鐔于 (小校經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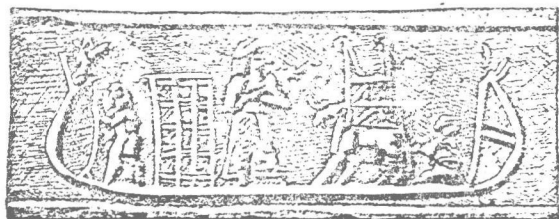
其一很像繪人操楫，懸有風帆的形狀， 和 Wadi Hammāmat 石壁的船形很相肖。甲骨文有、 等字⁽²⁾：

庚午卜自貞：羽衣， 河，亡若？十月（京都3220）

貞勿令、， 取舟，不若。（綴合303）

這些動詞，都是駕舟的意思，從字形可以看出來。盤庚中說：“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殷人對於行舟，是多麼小心的啊！

西亞在公元前三千年已使用船，蘇末印章及其圖形文字與楔形文，見於 Uruk 各地的泥板，字形有如下圖：



Uruk	Shuruppak	Urnina	Entemena	Eudea	Babylonian	Assyrian
	  	 		 		

A ship on a Sumerian seal c. 3200 B.C. and the cuneiform sign for 'ship'. ⁽³⁾

蘇末古文獻的 Gilgamesh 詩中有云：

After the Magan-boat had sunk,

(1) 川大鐔于，載1936年華西學報5期，此據徐中舒摹寫。

(2) 島邦男：卜辭綜類 p. 462。

(3) 採自 G. Q. Driver: Semitic Writing p. 48。

After the boat "The Might of Magilum" had sunk⁽¹⁾

蘇末楔形文記錄言及大 magilum 船自黑種人之 Me-luh-ha 國，運貨物至 Akkad guay。又言及 man of meluhha ship，據近人考證 meluhha=meleecha (楚文)，milāca, milakka (巴利文)，在 Satapathabrāhmaṇa 書中，meleccha 乃指南印度黑種之 Dravidian 族⁽²⁾。

這是西亞與印度航海船舶往來的最早紀錄。

四、伍子胥水戰法之戰船與後來海舶之進步

楚有水師，左傳昭十九年云：“楚爲水師以伐濮”。楚繡書六月云：“曰虞，不可出平（師）。水平（師）不銜（率），元（其）岐”可見楚國已有水軍，相傳伍子胥有一套水戰法，太平御覽三百一十五引越絕書云：

伍子胥水戰法。大翼一艘，廣丈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十六人，櫂五十人，舳艫三人，操長鈎戈矛四吏僕射長各一人。九十一人當用長鈎矛長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

又七百七十引越絕書云：

闔閭見子胥，敢問船運之備何如？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胃、樓舡、橋舡，今舡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胃者當陵軍之衝車，樓舡者當陵軍之行樓車也，橋舡當陵軍之輕足剽定騎也。

文選七命‘浮三翼’句，李善注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云：

大翼一艘長十丈，中翼一艘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長九丈。

漢書藝文志兵技巧家，有伍子胥十篇，圖二卷，其水戰法必在其中。從這些記載，可以推知春秋時戰船的構造和設備的情形。

自漢以後，船舶的製造，日益進步，以下是歷史上的重要文獻：

(1) S. N. Kramer: The Sumerians p. 277. 此根據他的英譯。

(3) 參 Askö Parpola 等: Decipherment of the Proto-Dravidian Inscriptions of the Indus Civilization. (first announcement, 1969)。

漢：‘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同）

東漢：（公孫述）‘造十層赤樓帛蘭船’。（後漢書公孫述傳）

吳：‘扶南國伐木爲船，長者十二尋，廣六尺，頭尾似魚’。……大者載百人，人有長短橈及篙各一，從頭至尾，約有五十人，楫或四十餘人。……（御覽引吳時外國傳）

晉：王濬伐吳，‘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于船首’。……（晉書濬傳）。晉船曰舫，長二十丈，載六七百人’。（華嚴，第五十引通俗文）

宋：盧循‘新作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御覽引義熙起居注）（宋）公還東府，大治水軍，皆大艦重樓高者十餘丈。（宋書武帝紀）

陳：湘州賊陸納造大艦，一名三王艦。……又造二艦，一青龍，一白虎，衣以牛皮，並高十五丈。（南史王僧辯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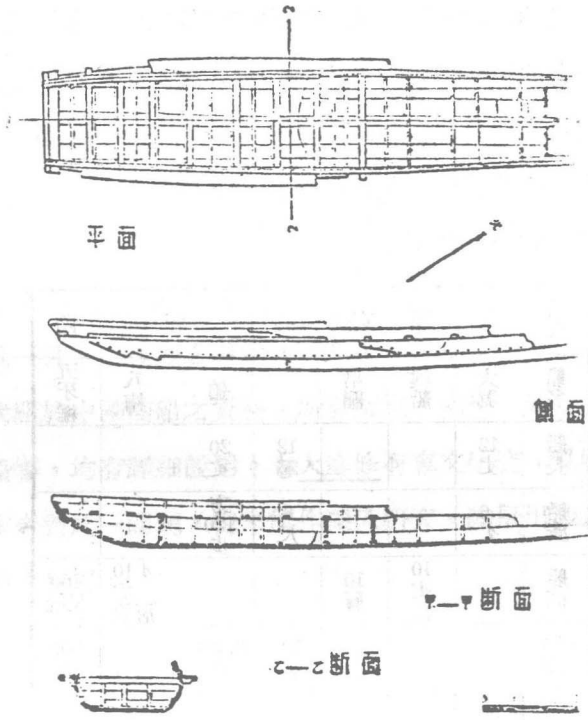
隋：楊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于上。……（隋書楊素傳）

唐：貞觀廿年六月，于劍南道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資治通鑑卷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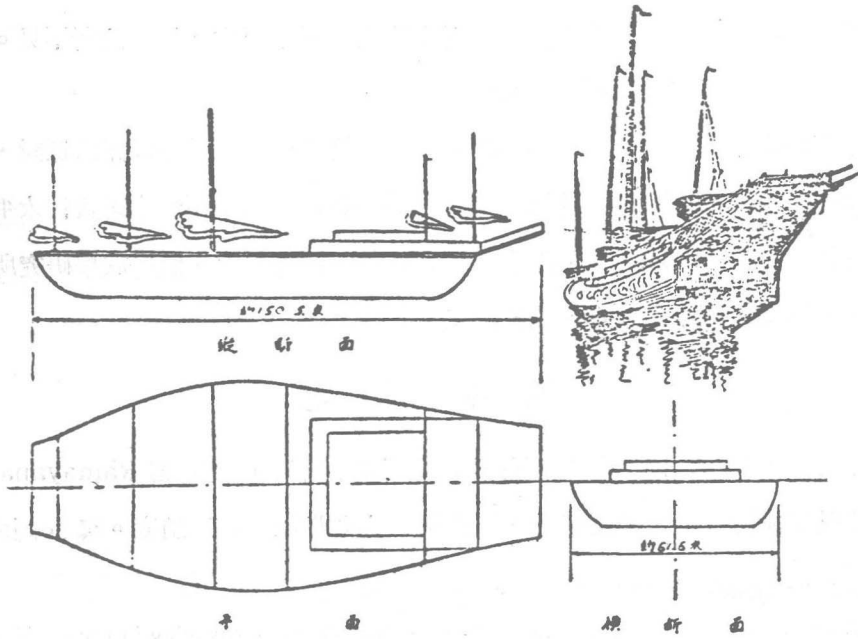
宋：國（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歲久腹敗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寧中，宦官黃懷信獻計，於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決水入澳，引船當梁上。卽車出澳中水，船乃浮於空中，完補訖、復以水浮船。（夢溪補筆談二權智類。）按此知船塢之始，起於宋代。

近年在長江流域發現一些宋、明船隻的實物。

揚州施橋鎮，在1960年三月，發現古代木船及獨木船各一隻，約爲宋代時物。木船以楠木製成，長24米，有五個大艙，船舷由四根大木以鐵釘成排釘合而成。獨木船全長13.65米。（文物1961年第6期，見圖）又鄭和寶船舵杆，在中保村發現，地點卽是明朝寶船廠舊址。（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12期）此杆全長11.07米，有人據



揚州宋木船結構圖



鄭和寶船示意圖

以推測鄭和寶船的長度爲44丈，寬18丈。又據江蘇外海沙船身長及落艙深度的比例，證明寶船應舵杆所配合的船舶長應爲48丈至53丈6尺。（見周世德所擬鄭和寶船示意圖）⁽¹⁾包遵彭據龍江船廠志所載，推知鄭和的寶船，出使西洋應分七等，第一等有九桅，長44.4丈，廣18.0丈（新亞學報4卷2期）。

由以上記載，可列成一表如下：

時代	楚	漢	東漢	吳	晉	隋
船名	大翼	樓船	帛蘭		舶 八槽	五牙檣
船長	12丈			12尋	20丈	
船廣	1.6丈			6尺	方120步	
船高		10丈餘	10層		4 10丈層餘	100尺餘
可人容數				100人	2,000人	800人
棹手	50人			40人		

按以人數論，晉船可容二千人，爲最多。長度則晉舶有長至二十丈者，與宋木船長二十餘丈者相髣髴。鄭和的寶船長自四十八丈至五十三丈，則前此所罕見。從上表觀察，當西晉時候，造船業已有飛躍的進步。

近年來學人很喜歡從東亞民族文化立場，對於船舶的演進加以深入探討，松本信廣、凌純聲兩教授都有獨到的見解。美國 Clinton Edwards 亦對古代太平洋航海問題有嶄新的論述⁽²⁾。本文只是作者一篇未成熟的讀書筆記，值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爲凌教授頌壽徵文，謹獻此爲壽，並請指正。

說 鵠 補 記

本年夏間，余旅行印尼各地，登 *Borobudur* 佛廟，壁間雕刻 *Ramayana* 故事，描寫帆船破浪渡海，船上複雜構造，可據以考察九世紀之船舶制度。又 *Jogjakata* 博

(1) 周世德：從寶船廠航杆的鑒定推論鄭和寶船（文物 1962, 3）。

(2) C. Edwards：New World Perspectives on Pre-European Voyaging in the Pacific. 見 *Early Chinese Art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Basin*, Vol. III, p. 843-887.

物館中，陳列古代船筏遺型甚多，對於研究太平洋古代船舶形制，尤有重大之幫助。

唐代海運，已極發達。唐刻石中，如輕車都尉強偉墓誌，記‘貞觀十年將作大匠閻立德江南造船，召爲判佐。廿一年，副虞部員外郎唐遜造海舩一千艘’。新唐書閻讓傳，‘字立德，復爲大匠，卽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遂從征遼’。可見唐初造船術之情形。敦煌所出有水部式殘卷，羅振玉撰跋，舉出十一事，論唐代海師拖師水手之制，可補史志之缺。（見永豐鄉人乙稟，新印本雪堂全集初編一，p. 283）欽定福建省外海戰船圖則例一書，述後期之戰船甚爲詳悉。又日本平戶松浦史料博物館藏唐船之圖，爲江戶時代關於中國商船之資料，所有廣東、福州、廣南、廈門各船圖像，及暹羅船，咬啣吧船等，均有詳細說明。（大庭修有專文研究，見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 5）。作者對此一問題，愧未能作深入研究，謹舉出涉獵所及之零星材料，藉供同好作進一步之參考。

